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御試制科卷 經進講義

史論

史之有正史也自正閏之統標之也班氏承劉歆七畧以世本戰國策秦事楚漢春秋等篇列於春秋之後而不立史名自齊王儉撰七志梁阮孝緒撰七錄部分其類而隋書經籍志仍之有霸史有僞史有通史有實錄有起居注有日歷有時政記自唐迄宋莫之能改必以馬班諸人爲宗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一則文直而

事覈一則文贍而事詳補之者褚少孫宣布之者楊惲
相次撰續者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
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校叙之者固女
弟曹大家從大家授讀者馬融等作八表及天文志者
馬續解之者徐廣裴駙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
彪鄒誕生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矣服虔劉德伏儼應
劭鄭灼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
項昭韋昭劉寶臣瓚之外又有包愷蕭該之音晉灼之
集注蔡道謨之集解大顏小顏之決疑集注而漢無隱
滯矣漢自中興以後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晉

室遷徙三惟一存范蔚宗刪七家之漢書及東觀記自以爲筆致雄放體大思精然表志闕如皇后稱紀方術濫及神仙列女表章蔡琰識者有遺議焉獻帝以固書文繁難省詔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范史以爲文約事詳論辨多美唐貞觀中嘗以是賜交州都督李大亮下書曰此書叙致旣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而科舉試士亦以悅紀與史漢爲一科晉末袁宏以東京史籍不倫惟張瑩漢南紀差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劉氏史通云世言漢中

興史者惟袁范二家而已陳壽三志魏氏稱紀蜀主稱

書厥後孫盛爲魏春秋於武帝亦稱本紀

唐書藝文志有魏武本紀

四卷習鑿齒始正其誤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

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况暫

制數州之衆哉

見世說注

梁武帝集諸臣編通史吳蜀二主

皆入世家劉知幾獨謂曹逆劉順而以帝王之少康光

武侯伯之秦繆楚莊比方昭烈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

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司馬光作通鑑而不

帝蜀朱子作綱目正之張栻撰經世紀年獻帝之後卽

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是卽漢

晉春秋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之旨也南豐呂南公吳興鄭知幾永康陳亮嘗有意更定壽書而皆不就廬陵蕭常元陵川郝經明晉陵謝陞相次編削進蜀以帝制退魏於載記三國之正統乃定統而論之三史有得有失三志有短有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遷之失也蘇子由譏之見識有限體致局弱此曄之失也葉水心譏之鄭夾漈論固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不無過激然古今人表斷自伏羲神農貨殖列傳及於白圭子貢是其史例已紊矣陳壽敘事實直較遷固或不如比蔚宗則有過况董袁劉呂諸傳爲范史開先乎晉氏

修史從賈謐之議以泰始爲限斷厥後公私互有著述
迄於齊代數其可徵者陸機撰三祖紀干寶撰宣訖愍
七帝紀束皙撰帝紀十志鄧粲撰元明紀曹嘉之劉謙
之徐廣郭季產皆撰晉紀王韶之撰安帝陽秋訖義熙
九年之事習鑿齒孫盛檀道鸞皆撰陽秋杜延業撰春
秋畧司馬彪王隱謝沈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
雲沈約鄭忠皆撰晉書何法盛撰中興書庾銑撰東晉
新書荀綽撰後書張緬爲史抄蕭子顯爲史艸何劭爲
荀粲王弼傳荀伯子爲桓元等傳陸機肇始而未備王
韶續末而不終

見文心
雕龍

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

語本
唐李

華蕭穎士集敘謂其書簡畧直而能婉語本晉書本傳猶時載

文選中晉紀總論浮譎罔盡機要語本史通虞預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多竊

寫王隱之書謝沈才學在虞預之右習鑿齒裁正桓元

之覬覦非望以晉繼漢天心不可以勢力強其詞甚

正皆晉書本傳孫盛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其書詞直而理正

而劉知幾以爲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

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荒裔而陋華夏鄧粲湘

州曲學亦有心典謨文心雕龍蕭子雲弱冠便畱心傳著梁書

本臧榮緒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南齊書本傳褚淵啟太祖云法

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劉祥撰宋書敘錄歷說諸晉史

云沈約故造奇說謝靈運虛張高論道鸞不揆淺才好

出奇語大抵爲晉學者王檀尤劣

皆本史通

唐貞觀中以前

後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詔房喬與中書侍郎褚遂良
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喬奏取太子左庶子
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
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
儀等八人分功撰錄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
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
可觀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
旨總題御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舊唐書云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宰相世系表又訛作房喬松此史文之不同也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採短部小書詭謬碎事如曹干二氏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美事遺畧甚多又所評論遠棄史班近宗徐庾競爲綺艷不求篤實史通所謂飾彼輕薄之句編爲史傳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矣自南北分疆而史官各矜所習島夷索虜互相詆刺是非不衷於一李延壽預修六代之史館中墜稿仍存於宋見徐爰沈約裴子野本於齊見沈約吳均本於梁見何之元劉璠本於陳見顧野王傅縡陸瓊本於

魏見魏澹本於後齊見王劭李德林本於周見柳虬牛
宏本於隋見王劭本故其所採多於本書矧八書自梁
陳周隋而外多闕畧不全宋到彥之齊桂陽王鑠傳魏
孝靜紀皇后傳神元平文昭成諸帝子孫明元六王太
武五王景穆十二王諸傳後齊文襄紀茹茹公主彭樂
等傳若非兩史於何得其行事然好述妖異謠讖詼嘲
小事不無繁猥又敘事過簡刊落本書語多割裂至若
天文五行之變異州郡之建置禮樂之損益職官輿服
之因革經籍之存亡散在宋齊魏隋諸志者宜總爲一
而乃僅存紀傳不求典故實迹是所短也故喜之者或

歎爲佳史公溫而非之者竟詆爲小說朱實當並存不可

偏廢如以十史重複別思有以更定之夾漈通志荆川

左編可謂簡而該矣究不得紬出別爲一史溫公修通

鑑六朝之事一以委之劉道原敘致旣簡徵引尤博事

多十史所未備如陳文帝鴨羹餉軍惜其限於編年不

可析爲紀傳興化李清嘗以八書分注兩史之下江左

盛稱其書而學士家終不得一見苟能取是數者之長

以益李氏之所短別爲糾繆數卷則庶無遺憾矣隋書

之志不以隋爲限斷何也貞觀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

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

李百藥撰後齊史至十年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詔藏秘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南補梁陳北補齊周最爲該備至高宗永徽七年太尉長孫無忌進奏俗呼爲五代史志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故也以舊唐書爲短者林駟晁公武也以新唐書爲短者劉器之唐庚也舊書不出一手或一事而兩見

淮安王神通論功房元齡與神通傳兩見賈明觀事魏少遊路嗣恭傳兩見山棚事李師道呂

元膺傳或一文而兩載
宇文歆諫獵表巢王元吉李綱

兩見著衣冠議楊炯冕服議本傳及與服志兩載或一人而

蔣父諫張茂宗尚公主疏又傳茂宗傳兩載或一人而

兩傳楊朝或一言而前後錯出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

見李光弼傳前云臨陣擒其大將徐瑣玉李秦授周摯

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李正已傳

希逸母卽懷玉姑也又云節或兩人而彼此回護裴洎

度使侯希逸卽其外兄也或兩人而彼此回護李吉

甫牛僧孺李以陽城之直諫而入隱逸以張易之昌宗

之佞幸而附張行成以薛懷義之淫亂而入外戚以孔

穎達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之說經而不入儒林劉敦

儒宜入孝友而在忠義傳庾敬休請於歸州置巡院勾

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竟得列於忠義大抵順宗以前

其事較詳宣宗以後其事多畧宋嘉祐重修歐陽修爲紀志宋祁爲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皆著作之才同預編纂廢舊傳六十有一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志三表四文省事增然歐公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尙小學刻意文章用字僻澀文彩太過譙孝寧評其失韓子中辨其惑吳縝糾其繆有以哉亭林顧氏嘗謂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旣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宋開寶中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史多至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有因舊史所改者

梁嘗更戊曰武舊史悉復爲戊

張文禮爲王鎔養子號

有仍舊史所闕者

梁主友貞改名瑱劉鄩討

張守進唐莊宗立高祖已下四廟及奉冊母曹

氏爲皇太后愍帝之奏謚上册皆失其月日

有補舊

史所無者

唐李嗣源克潞州晉歲時遣使契丹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關上置

塞舊史皆不書

褒貶義例仰師春秋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

而人不以爲過乃其著論是非往往不公梁爲唐之篡

臣王彥章實濟其惡而列於忠義元行欽不屈於唐明

宗烏震不降於張文禮而獨冒不韙之名至其書皇伯

敬儒以正晉出帝卽位之非是猶沿濮議之誤也惜乎

新史行而舊史久廢官私所藏無從收拾在官者散見

於永樂大典一書在私者海內更無副本惟姚江黃氏

有之而已蕩爲煨燼矣宋史過繁約之則其事不完

嘉定

歸有光祥符王惟儉揭陽王洙莆田柯維騏臨遼史過

川湯顯祖新建徐世博皆事編削迄無善本畧徵之則其文不足

契丹國志松漠紀聞數書而外文獻不足

金源世凡三

變天會皇統之間一變大定明昌之間一變南遷而後

又一變前多憑於實錄後乃質之野史論世者欲定其

優劣難矣元史其史之最下者乎閭巷之所述編之乎

史冊而不更

董搏霄傳自名董老爺

案牘之所陳措之於文章而

不易

日知錄云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重見

錯出繁蕪特甚雖有解縉之正誤許浩之弭違胡粹中

之續編莫能救也豈非迫於速就之故哉編年之法肇

始竹書左氏其粹也荀袁紀東西漢之始終吳曾類南
北朝之征伐而司馬氏之通鑑功最爲大集衆手而成
歷十九年之久觀大目錄知年經國緯之昭晰觀修書
帖知挾摘校計之精詳觀考異知舊史小說之同異公
自謂平生精力萃於此書殆非誣也朱子因溫公舉要
胡文定公舉要歷補遺兩書別爲綱目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凡例既定付
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之訥齋屬筆尙欠詳謹間有脫
誤失其本意朱子蓋欲更定而未暇也其後遂昌尹起
萃作發明邴門汪克寬作考異望江王幼學作集說上

虞徐昭文作考證武進陳濟作集說正誤建安馮智舒
作質實永新劉友益作書法皆不免於迂陋洵乎紀載
之難也補溫公之闕者金履祥王宗沐薛應旂也拾朱
子之遺者陳桎商輅南軒也以云通知其意則可若以
論著作之大則瞠乎後矣統而論之隋志正史六十七
部唐志正史雜史七十五家宋志亦不下八十餘人或
紀一朝或兼前代工拙旣分是非互異梁武通史事備
而例疎王通元經義嚴而詞短蘇轍古史掘腐遷之曰
科李燾長編煩史館之編審事如積薪理同懸鑑非能
明於得失孰能平愛憎以評其優劣乎我

皇上兢業承天稽古出治延攬著作之才以備承明之

選

臣

胸無一得才乏三長承

制下問敬以宿所研習者爲我

皇上覲縷一陳焉

經進講義

詩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臣按天運健行而不息聖學日進而無疆其時憲聰明而合撰天德者惟主敬以立誠而已矣帝王膺家國天下之任統修齊治平之全正已率物皆不能無待於學若誠主一無適法天行健斯於所性之全體恒虛靈而不昧而聖德乃昭著於天下矣曠觀三代令主殷之高宗周之成王其最盛者也高宗遜志時敏開萬世典學之源而言進學之功則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二言爲尤密夫光明者性之本體也書之降衷詩之

秉彝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皆是物也賦予之初本無加損而人以血氣之軀接事物之變知誘物化光明之本體不因之而昏昧者蓋鮮其微彰於視聽動履其施及乎家國天下光明則樞機慎而道洽於人心不明則措施乖而害流于一世故帝王之學與儒生同而其所以充此學也則又與儒生異儒生進德修業一人之事耳及於一家及於一鄉一國止矣帝王則萬物在宇有一性之不光明卽一性與萬物睽矣有一息之不光明卽一息與萬物隔矣先儒謂存養之則晶熒斷喪之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然則光明之本

體果何由而使之晶瑩呈露不致於晦蝕伏藏乎是非學不爲功然則學將何以致功非法天體之健行不可天體高高在上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兩曜之運行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學當勵其益動而巽之志深其漸進不已之功其有所就也若日之升而粹精以底於成其有所將也若月之恒而充實以觀其大繼繼繩繩靡有間斷令德有融湛然常覺是豈聲色嗜慾之所能昏蔽哉嘗覽前事頌聲之作多在成王之世其間詠祖宗之盛烈述民氣之和樂制禮作樂光昭四海勲業可謂隆矣而聖學之高明廣大實

有以兼綜條貫乎其中學其可不務歟要之敬者成始成終之事戒懼慎獨然後可以誠身學聚問辨然後可以明善成王繼體守文遠法文之緝熙近宗武之敬勝馴致於夙夜基命宥密此卽其日就月將之明效也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

執事

臣按此聖人富民之政至周且切蓋與虞書六府三事

相爲表裏太宰總其大綱故第曰任司徒頒其職事登
萬民則任之之實也夫百產之精生於天長於地而實
成於人人誠因時致力無有怠荒則高黍卑稌秋禾夏
麥以及凡物之生遂無不隨在以獻其利取之可以無
禁用之可以不竭第人情好逸惡勞急於趨利而惰於
赴功所以聖王之世設農官制里胥立黨正皆所以糾
其功而督其業而頒之者司徒任之者冢宰也然其中
必有序者蓋食爲民之天穀乃食之本故首重而不容
緩卽如豳風所載先以于耜舉趾爲要務亦此意也民
生有食必有佐食之需必有居處之賴凡瓜匏果蓏以

及材木竹箭之美皆民所日用而不可缺者此園圃虞
衡藪牧故卽次及之亦如剝棗斷壺于茅索絢繼南畝
而卽及之之意也工賈又次之者器皿財貨正以資民
之所不足由本以及末也嬪婦臣妾又次之者絲枲爲
服物所必需疏材爲食物所遞及此由外以及內由上
以及下也至於轉移執事則卽以八職任之蓋閒民不
營已業苟非力作則衣食終何自而生故終則及於是
焉凡此皆天地自然之利而聖王必逐一爲之經理者
正以見物產之利不盡瘁則不生衣食之源惟克勤乃
有獲且職不遺於閒民是聖世無偶棄之人物不遺於

疏材是聖世無可棄之物至於民無游食業不懈弛則目自不炫於淫靡心自不馳於奢侈循分節儉用禮食時是又於勤劬之中可以獲淳樸之道傳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所謂勞則善心生者端在乎此大司徒言十二職而此獨言九職者蓋大司徒主教故必分別言之要之學藝世事服事三者本在上文九職之中是九職已統包乎十二職也大司徒不言閒民此獨言閒民者大司徒主頒職事故不敢使有可閒之民冢宰職任萬民自不敢使有無事之人呂氏所謂天涵地育廣大氣象也

禮記樂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

按有禮樂之德者乃能述禮樂之文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奸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反情以和志卽上合生氣之和也比類以成行卽上道五常之行也姦聲亂色淫樂慝禮前儒未有確解臣以爲淫樂卽姦聲之充類慝禮卽亂色之流極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非淫樂乎

欲敗度縱敗禮非慝禮乎聰明爲耳目之用顧於此則失彼心術爲天君之令專於一則廢百聰明之所留者淺心術之所接者深然未有聰明之所留不本於心術之所接者聰明心術既留接於此則精明強固之氣衰而惰慢邪僻之氣得乘而入之君子莊敬日強既不以惰慢邪僻設於身體則凡耳之綦聲目之綦色鼻之綦臭口之綦味心知之綦明睿百體之綦安佚莫不自然而無矯拂廣大而不偏徇行而宜之之謂義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從來理煩治劇于天下必先從一身之防邪訖欲始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所以防其外也淫樂慝

禮不接心術所以制其中也外無聲色之惑則內以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以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惰慢之氣自消居處有度進退有禮則邪僻之氣自遠內外動靜交相爲養耳目以屏姦亂而得其順正心知以絕淫慝而得其順正百體以去惰慢邪僻而得其順正率性以用情而志自和復性以踐形而行自成物有當然之則事有一定之理體信以達順利物以和義此古聖王制禮作樂之本也

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臣按治道有污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疎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善惡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於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二字宜若爲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朞月旬朔之間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慎則一事叢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雜投其忽不及謀者必衆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

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

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踪三代盛王豈有不及然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淳化嘉祐而止甚且尙有不及焉者何也則以仁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蚤辨也臣聞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父母爲心愚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願

皇上于深居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未當

於天心用人或恐未慊於衆望讒夫女謁未必有內寵
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傾宮璇室未必盛巖居川觀巡
遊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恤其饑寒閭巷憚發宜
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獲若已納隍之心有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後坐明堂而出政治風動從欲之
休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頌

省試河清海晏頌

有序

自古帝王之興類皆有休嘉之協應醴泉朱草黃龍赤雁之屬見於載紀者倦編而刊筆或未免爲史臣侈大之辭若夫河海之大或源或委其蹟實而有據難可塗飾自漢以來禹貢九河之故道旣湮塞不可復韓牧王橫之策稍近迂濶至唐宇文融欲循舊迹以開溝洫後施之亦罔有成效一石之水載泥八斗其淤濁乃其性

海則包絡九有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前代多設重鎮藉以爲控扼外蕃之地漢之樓船隋之總管宋元之舟師水軍制防綦慎然猶數煩調發不能折筮而使我

皇上臨御以來澤被八紘恩敷四隩太和元氣洋溢於宙合景星卿雲之炳耀鳳皇麒麟之來遊嘉禾瑞藹之貢珍旣足以昭盛世之瑞應晉鄭宋衛之郊當大河之口宣房瓠子前代屢塞屢決特發帑金固堤刷岸免斯民於魚鼈河神效靈水清見底者千里若一瀕河氓庶踴躍鼓抃稱歎爲曠古所未覩蓋將以昭

聖人溥博之符而海外臣隸之國若占城日本大小琉

球爪哇滿刺伽奉冠帶頌正朔者凡數百處聞

中國有至人不昭懋德地不愛寶咸喁喁然抗首躋足
思托帡宇梯山航海罔憚遼遠四譯之館至不能容

聖天子嘉懋其誠煦嫗而覆育之王會之篇職貢之圖
藏諸象胥者遽數不能終物猗歟休哉稱極盛矣小臣
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河爲帶控海亦襟喉備極宣洩聿
彰懷柔於億萬載莫不克由河性善徙厥土則濁量水
一石泥旋滿斛縛菱下捷視此堤束瓠子雖塞未解洄
復海王百谷吞納大瀛夷途針路哨守置兵颺颺噴薄

消泐絕積乾端坤倪顯豁畢呈我

皇紀歷川后率職遠從昆侖近自徒鬲上下天光曠眈
晃碧銀潢倒流千里淵澈海波汪洋濊德普則宜穿胸駢
趾黑齒黃皮寶帙賧貝各有所持來獻

天子遠致慕思

皇帝慶衍瑞應遞見坤珍厚謐鏡宇寧晏浩浩洋洋羣
動舞抃梯航匪遙詎止革面乃開明堂肆覲羣后秩望
禋宗河光海後六服肅共萬里奔走小臣對揚敢拜稽
首

聖主躬耕藉田頌

有序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藉田者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粢盛而以農事勸民事也書益稷之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周思文之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載考傳記尤稱博矣

皇上體祁姚之德勤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視農辨上下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

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藉於千畝之甸告虔事也爾乃句芒效職盛德在木巽風融洩解雨霽霽土膏動矣青壇嶽立翠幕雲布遐阡繩直方買族互井置正矣掌舍設

桓甸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授儀典文洽矣倉庚于飛
杏華屬野慈暉在軛蒼龍先馬時物備矣

皇上撫御耦以三雅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舉
趾于耜佐

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訪國美者稽舊史考方載者在
往牒臣嘗驗之隆古虞周之盛咎繇作歌召伯矢音非
徒侈一朝之盛美亦將使大君之德昭然耳目而自昔
泰始躬藉亦有辭賦元嘉親耕厥著簡冊矧我

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鉅辭
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永無極臣伏揣固陋謹於動容

發音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 丹旻用備采擇辭曰

於皇

清廟奕燿蕭燼曾孫孝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高
廩于豆于登實栗實穎明昭

上帝俾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 君子
是蹕榮暢協風祥暉麗日爰區九穀爰召三農儲駕屢
左物有其容其容孔嘉祁祁喬喬有坻有櫛有芬有苾
迺咏大田乃載鎡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昀昀南畝我
后履之駢駢氓作我

后喜之匪惟履之汜濩澤之匪惟喜之尚飲食之我日

斯昕我物具訢實屢豐年用荅

后勤德之勤矣下民之主歲之屢矣

上天之祐欽哉欽哉咨爾九扈

聖主臨雍禮成頌

有序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著雍月維脩窩 詔有事於太
學先期下所司各庇職以上考國程稟經義用丕集於
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蠲禮官具儀大胥簡徒司樂
授罷事將屆

皇帝蒞於齋宮三日齋廼陳 法駕詣辟雍躬釋奠大
臣陪位小臣就列六軍七校旣匡旣肅禮成

上御彝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敷闡經術諭以迪教育材
之法于時生徒萬人圓橋瞻企咸稽首願化仰奉
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史官得與觀聽親望 休

光良用抃悅退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采惟
疇昧實懼且慙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自五帝始其
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一之也亦越有虞厥
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義姬氏受籙兼用四學設教
之方於斯爲備漢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攷
古樹儀數典具物我朝

列聖肇一區夏大啟學流文德錫極

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
興行右文之治從未有如國家之盛者也

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訖

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

親臨學官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真神明
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鎬京辟雖諸什咸
登於咏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咨誦今乃幸際

昌期預觀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攄然自臣子近光之
願下士鳧藻之情誠有不容自弇者謹獻頌一篇拜手
稽首以聞頌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綏惟后曰攸好德戢戢有衆其
羣千億翼翼秀良萃此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謂禮容
樂服稱是令譽若彼良畝惟勤菑畚若彼純璞琢爲珩

琚珩琚鏘鏘多士濟濟我

皇顧之嘉樂豈弟迺詔太常迺命司繁青陽之吉式昭
典禮典禮戒備

皇帝攸行物瑞雲炤神颯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前
聖後聖合德一堂堂皇業業上棟下宇銀榜環林重檐
夾廡犧尊青黃冠裳黼樹羽崇牙象簡鼉鼓乃考鼉
鼓列辟左右敷席振策奉璋贊卣槐蔭成行棧樸薪樗
凡此羣材悉爲

帝有

帝有恩言如春斯暄

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諼黽誦夕居曰
惟

帝恩明明

列祖教澤孔湔

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啟天百物熙皞展
唐虞年勗哉多士敬修厥詣或德而材或道而藝庶幾
大成以承

帝筮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道古堂文集卷之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一

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序

慈谿楊氏福清林氏兩家之易皆爲朱子所不與黃中
既與論易不合乃肆爲詆譎攻訐陷於鄭丙陳賈者流
晚節之失儒者病之遂并其所論著莫或齒及夫論易
不合之故學者鮮能指數惟朱子一嘗言其於卦體多
倒迕而說而吳興陳氏因張喙以助其瀾而林氏之學
世若羣指爲旁門邪說者之不可與於經術之列嗚呼

是何不察其本末也黃中廷論和議攬權數大事皆足以振南渡廟堂孱守之習其於易解時一證明其說於震之六五云剛不至於犯難柔不至於畏人雖九四之強暴莫能加焉此象之所謂可以爲祭主者也於益之六二云惟龜筮之无違天人之咸助而能永保其貞斯人臣之吉矣於蹇之象云蹇難之時有聖人者出而靖之必先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然後可以紓天下之難其宏議碩畫可以敷陳者類皆若此又謂石介因聖德頌以斥死遠方爲壯於前趾往不勝之咎漢明德馬后引進同列保護章帝爲歸妹女之終援古證今

辭達而理暢固非後儒之捃拾搏撻者可得比矣書在
淳熙十二年表進時方以直寶文閣主管荆湖南路安
撫司公事初名爻象序雜指解繼謂爻象二字不可以
該三聖先設卦畫次繫彖辭之意卽序雜二字亦未能
槩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分乃依先所撰進春秋經
傳集解之例改今名中間辨王弼之非指陸希聲之繆
疑晁以道商瞿易傳之僞大旨明白粹美頗於經窟有
鐵槌三折之勤奈何以一嘗之失因并其全書廢之夫
黃中之學生前屢膺御筆之褒歿後爲勉齋曲致推獎
則史之所謂論易不合者特聖人畫卦之大旨文句意

義之間固未嘗不渙然而冰釋也

尙書後案序

兩漢儒林各有師承守家法者兢兢不敢踰尺寸未有兼綜六藝博學而詳說之者北海鄭氏生於微言既絕之後獨能窺尋四代之制度虞夏商周之傳伏生述之鄭氏能言之也箋詩注禮具有成書春秋則箴膏肓發墨宥起廢疾顯然與何休爲難者散見於賈孔羣經義疏中唐初猶未亡也易則唐李鼎祚集之於前宋王氏應麟裒之於後尙書一經世宗僞孔安國傳鄭氏之注滅沒於散亡之後遂無有起而表章之者是鄭氏諸經不亡而尙書獨闕也光祿卿王君西莊當世之能爲鄭

學者也戚然憂之鑽研羣籍爬羅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於鄭者悉甄而錄之勒成數萬言使世知有鄭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鄭氏之學而未已也馬融鄭所師也馬之言鄭不盡從也存馬之說知鄭之不墨守家法也王肅難鄭者也六天喪服難禮者叠出於書未數數然也參王之說存鄭之諍友也孔傳後出疑在魏晉之間孔嘗竊鄭非鄭襲孔也疏之與傳若禰之繼祖而亦間出鄭注則孔穎達亦鄭之功臣也爲鄭學當尊鄭氏尊鄭氏則此四家者皆當退而處後準諸魯兼四等附庸之例別黑白而定一尊此西莊論撰之微意也其曰後案

何也以經證經而經明以四家證鄭而鄭益明許慎臚
五經異義而終之以謹案案之所由昉也其曰後何也
前乎此者鄭能弼馬融之違後乎此者王肅不能匡鄭
氏之失鄭注確而可循若春秋之決事比若老吏之已
成事言成於此而案立於彼雖有異說可以增波助瀾
不得喧客奪主西莊爲之推衍焉由繹焉講去其非而
趨是則已矣昔馬昭未嘗親受業鄭門張融去鄭益遠
堅持其說以枝拄王學西莊生又後於二人其曰後案
其以是哉余性識闇劣讀經而不能疑疑經而不能斷
卒業西莊之書昭若發矇姑以緇衣一篇插齒牙於五

十九篇之中可乎古者策用漆書久則剝蝕說命爲兌命者言蝕而兌存故曰兌命也尹誥爲尹吉者言蝕而告存告又蝕其上故曰尹吉也君奭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割以蝕不全而訛爲周申蝕其上下而爲田勸蝕其左而訛爲觀此猶以偏旁剝蝕而致異同其讀法則鄭有勝於孔者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孔以資爲咨鄭解資爲至屬下讀以字義論怨爲憤恨咨爲嗟歎怨深而咨淺怨重而咨輕人情先咨而後成怨未有怨而以咨繼之者以措辭論上辭曰惟怨下辭曰亦惟怨上下相應立言之體書言

雖古雖拙不應聳牙若是是皆孔穎達所未嘗采也魏華父謂緇衣公孫尼所作尼爲七十子之徒縱使傳爲孔安國真本亦已後一二百年而何忽不加察也間嘗論儒術有顯晦而鄭學爲尤甚一顯於孫小同之輯鄭志張逸趙商孫皓吳模之間崇精之答當時著述之精蘊已發露無遺剩所謂禮堂寫定傳諸其人此其時也旋晦於王肅之難旋顯於馬昭之申再顯於貞觀之定從祀再晦於嘉靖張孚敬之罷從祀京山郝敬解九經拾王肅之牙後也吾師淳安方氏棨如輯鄭氏之言爲拾瀋吳郡惠氏棟輯鄭注尙書是皆爲鄭學者也而其

書不顯於世。縣縣延延。遞顯遞晦。西莊負振古之才。際
經術昌明之會。竭卅年之精力。紹絕學於二千載之上。
可不謂獨立不懼。踵賈孔諸儒而遞興者乎。鄙人於鄭
學無能爲役。慶鄭氏之有傳人。而又慶西莊之傳鄭氏。
此書非余序而誰敘。歎惜方惠二氏之不及見。反袂拭
面有餘慟焉。

洪範解序

天數五而其極至九而止以皇極爲中合四方則爲五
加以四隅則爲九猶後魏時議明堂者或言五室或言
九室其實一也天有陰陽而水火金木土生焉鯀汨陳
之而彝倫斃禹錫九疇而攸叙疇之次一曰五行則已
該八疇之全體漢興劉向父子許商皆以五行傳洪範
而究其極爲孽爲旤爲疢爲祥眚其於攸叙攸斃之旨
深切著明矣然猶未別其方位也班固述之以爲河圖
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二語遂開後世圖
學之漸紛紜膠葛不可究詰康節之學本於希夷以河

圖爲十雜書爲九劉牧之學原於范諤昌亦出於希夷則又以圖九書十立解馳繆不足信明矣圖本於易易以對待爲體自天一以至地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治歷明時以至則壤成賦以一始者必以十終書亦本於易易又以流行爲用畫地則曰九州治水則曰九川封建則曰九服壇田則曰九井所以濟十之窮圖爲書之體書爲圖之用不信然乎演洪範者始於五九其五則爲四十五而言五十五者繆也猶畫卦者始於八極於六十四推而放之至於三百八十四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萬物之數終此以河圖爲十之明效也知河

圖之爲偶則知雜書之必用奇其理同而用各異卽範中所陳六十五字其目有九逐句詮之皆以奇立體五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奇也五福奇六極偶合之則仍奇也惟八政爲偶而以皇極臨之則偶之中仍有奇也雜書以九爲數劉歆所謂經緯表裏之說洞若觀火而何異說之紛紜不定哉此直異端之逞其私智不但於書不合於圖亦不合也烏程張明經拜颺葭牆縮屋研精經說經說中多異同之論而洪範爲尤甚講去其非而趨是則辯之宜亟也拜颺洪範解一書爲論者凡三十有五畫圖者凡二十有二先儒之說之可從者引之

以伸已說先儒之圖之可疑者闢之以正其訛純粹精也明辨皙也以大傳數言爲不易之旨此拜颺之本志也夫禹錫九疇而後更千餘年而箕子明其義又千餘年而向歆父子條其災異然猶止於五行五事也孔安國鄭康成釋其文然止於章句訓故也又千餘年而邵康節蔡元定始發其蘊然止於圖學也子朱子易學啟蒙乃盡挾圖書之秘籥而一洗從前支離蔓衍之習而範疇之理始彰明較著於天下拜颺生七百餘年之後卓然私淑於子朱子而暢其所欲言可不謂獨立不懼之士乎拜颺昔嘗以文謁余於家居別去十年而聞其

死又十餘年而其弟雄度以其書來乞序余老而耄忘
拜颺之所稱者十曾不記其一二遇故物而得新知益
我多矣輒引而伸之以爲其序拜颺不作孰能匡其失
乎其是與非在雄度慎擇之而已

毛詩叶韻序

漢以前無反切之學鄭康成注三禮但曰讀如相人偶之相不借縛之縛而已許叔重作說文諧兩字之聲以定一字之音而已孫叔然始爲反切同時高貴鄉公撰周易音仍不解反語叔然不見用也夾漈鄭氏謂出於西域婆羅門何承天生於永明之初讀華嶽之華胡化反承天恐其驚俗宋時諳斯道者承天一人而已齊梁以後反切盛行字韻之書紛出隋開皇初陸法言撰切韻五卷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音定而字亦定子朱子用吳才老之說以叶毛詩庠巽所取則也余所獻疑

者有二孔氏仲達云詩有上二句爲韻而下單句不必趁韻者謂之媵句蓋詩有咏歎之淫泆之以此法讀麟趾三章首章趾子爲韻二章定姓爲韻三章角族爲韻麟兮句不必叶也又以此法讀騶虞二章首章葭芘爲韻韻末句騶虞之虞叶牙二章蓬縱爲韻末句騶虞之虞叶紅一虞字而兩叶與麟兮之例戾矣以此法讀褰裳二章讀權輿二章末句狂童之狂也且吁嗟乎不承權輿則媵句也不叶是矣椒聊二章末二句采芘三章末四句同屬此例也黃鳥章凡三韻棘息特爲韻穴慄爲韻人身爲韻彼蒼者天非韻不必叶也車與華同在麻

韻車音居始自吳之韋昭古無有居音也穠矣唐棣之
華王姬之車證之則有女同車章首二句爲一韻下四
句爲一韻下章行與英爲一韻下四句爲一韻蓋一章
二韻也叶車與華而就琚都叶行與英而就鏘忘殊爲
未協陸法言云吳楚則時傷輕淺吾儕生長南方駛舌
之音誠所不免少而受學至白首而音仍不諦况窮鄉
僻壤無先識遠慮之士可與諮問者乎昌化胡君敏求
知反切之不易明陰陽清濁重輕子母與夫啞喉啞喉
開口閉口齊齒撮口之不易審與夫開承轉縱合之五
聲坪爲細聲烹爲粗聲兵爲發聲怦爲送聲之不易辨

與夫翻切音紐標射諸法之不易尋取子朱子所嘗叶者易反切爲一字洞若觀火師以是教弟子以是數苦心樸學所以嘉惠後來者至矣自赤水踵吾門而乞序余爲改定數章不欲其爲子朱子佞臣也其騶虞作賸句讀鄉先輩毛氏馳黃已先得我心不敢沒其實也敏求將刊以問世余獨更有告者坊刻塾刻類皆出于陋儒之校勘而詩尤甚穠矣之穠秩秩之秩從衣不從禾此猶偏旁點畫之誤也家伯維宰今竟訛作冢宰宰卽春秋宰咺宰孔之宰宰夫也上不與卿士類下不與膳夫內史趣馬類義理全失疑誤後學不小矣敏求將悉

改正焉村塾之師毋驚怪而不安庶古學可復而習俗
不至難移是書之有功于世豈曰小補哉

毛詩原志序

詩何以言原志也原詩人之志也詩者志之所之小序之言也小序之出於子夏與不出於子夏吾未敢妄定也其言爲毛傳所據依是秦火所未焚出於漢世無疑夫立乎千百年以上習俗之所傳聞大師之所授受上邇成周止千年耳又歷千年中間城郭變移人民遷播東西周之風會已渺在天上而欲更以後世之意見懸揣前人之性情說愈繁而事愈不合此小序之不可廢也歸安慎子端揆讀詩先考形勢知申息爲南北門戶甫許與申國唇齒故申地在所必守而甫許亦當並成

知封謝爲鎮南土城齊爲鎮東方命韓侯爲鎮北貊皆
宣王振興擘畫所以安內而攘外者又謂讀詩當詳經
制及德業盛大之實際辟雍泮宮學校造士之規模也
載芟良耜井田重農之體製也瞻彼洛矣見一時軍政
之肅軍攻見一時朝會之嚴出車杕杜見撫軍士之情
六月采芣見制夷狄之策皇矣篤公劉見創業之艱難
作豐宅鎬見建都之形勝此皆經國之大猷也於思齊
抑戒見聖學精微之極致於物則民彝見聖德神功之
大端此則德業之最盛者諸如此論皆貫全詩以推求
作詩者之志志明而詩之旨洞若觀火矣又謂詩當論

世鄭譜不可不遵也詩在何王之世某公某侯之時時世定而憂愉欣戚自見而勸懲刺誡亦見以此求之與序皆合而無鑿空臆斷之病允矣乎其爲原志也然非端揆自執一見也善言詩者莫如孟軻氏軻之言有二一曰以意逆志一曰知其人論其世端揆以論世而定詩復以逆志而知人孔門可與言詩者有二遊於孟氏之門者有三高子也公都子也孟仲子也言皆見於毛傳千百載之後有端揆出而參錯其間孟氏之門有四矣由是而深究子夏之旨由是而折中於孔子傳詩嫡冢不在是乎或謂集傳不可違背端揆自說詩原非與

集傳立異鄭康成之箋箋毛傳也而其言時時與毛傳異習毛者未嘗廢鄭也端揆欲爲子朱子之諍臣而不肯爲子朱子之面友度亦子朱子之所深許其有功於小序則馬貴與范逸齋諸人已有開其先者矣

春秋闡義序

余少時嘗爲公羊之學或日或不日或書地或不書地
糾繞煩碎竊疑聖人褒貶之微指必不在是旣讀董遇
之所訾與夫杜預之言其失而又於釋例見其端遂壹
意於左氏然猶樂其文繁理富而已歸安慎子告我曰
公穀理悖而事誤左氏理得而事明嘗歎以爲知言旣
而出其春秋要義相質句櫛字比尙仍王崑繩魏叔子
文士之結習於聖人竊取之義未合余弗善也別後又
二十年慎子之闡義成旁羅衆說擇善而從舉鄭衆劉
實以下二十九家之例悉掃而空之而後宣尼之心事

如青天白日懸象著明於天下其爲義也精矣其說曰
世言春秋不合於聖人之旨者有三聖人以忠恕爲心
凡刻深之論如法更深文以苛致其罪者非也聖人以
易簡處事凡紛紜瑣碎與一切穿鑿之說非也聖人以
中爲本以權爲用凡拘於凡例與一切用後世淺見以
測聖筆之予奪者非也知此三非虛心玩索一以左氏
爲斷求之於義而不求之於例義同則辭同非由乎例
之合義異則辭異亦不必曲徇乎例之變隨事各異以
著其情蓋例之一定者易知而情之難明者多晦原情
以各明其歸趣左氏一書之大指盡是而慎子一書之

大指亦盡是已或謂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余謂左氏之文浮誇其義不浮誇也如以文王崑繩魏叔子輩嘵嘵可以置喙如以義扶聖之精慎子不儼然經學中一大師哉

禮例序

王荆公詆春秋爲斷爛朝報余謂春秋之斷爛在月與日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未嘗闕也禮經經秦火漢開獻書之路而不盡出今所存者不止於斷爛而已補之以三春秋傳而不足補之以春秋外傳而不足又補之以管荀諸子及西漢諸儒所說者而仍不足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也士禮一十七篇豈盡士禮哉大射則天子之禮也聘燕則諸侯之禮也公食則大夫之禮也大事莫重于祭而天子諸侯無祭禮王事莫重于大饗大饗有七而其禮久亡士有喪禮而諸侯以上無喪禮天子

諸侯有覲聘而征伐無行師用兵之禮舉其大端其爲斷爛也多矣况起居服食之末節乎鄭衆劉實撰春秋例余以爲春秋可以無例而禮則非例不能貫也例何所取吾於孔賈二疏中刺取之例立於此凡鄭之註士禮與鄭之註周禮者可參觀而得也例彰于彼凡士禮之所不註與周禮之所不註者孔與賈自默會而明也深於禮者病禮之斷爛而思補其闕承學之士又病禮之繁富而不得其門余特以例爲之階梯而有志者卽以津逮禮無不歸之例而天下亦無難治之經編葺旣竟爲承學導之先路禮堂寫定傳諸其人余猶斯志也

續禮記集說序

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澹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衛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既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伯璵所撰海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

郊社封禪之類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迂緩庸腐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可以樹一幟者之難也明年奉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檢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畧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如黃東發日抄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如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廣陵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存其說爲迂儒

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刻深之習宋元以後干喙
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跫然喜矣
國朝文教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
傑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韻頡館中同事編
者者丹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
廷華皆有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于勝國諸儒遠矣書
成比于衛氏減三分之一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四書考異序

前載稱漢儒各習其師所傳音讀既殊字形亦異余嘗
習聞其說而疑之三傳之有異同在漢以前齊楚之語
不相合也元成以上祇易詩書三經而已光武中興十
四博士已立學士各仍其師說當不宜別有異同至熹
平中蔡邕堂谿典等既已刊定六經刻石太學門外後
儒晚學咸來取正是西漢時容有異同迄於桓靈不當
復有鉏鋸也然許慎生於其時說文所引與今所傳迥
異卽其所引石經亦且兩歧其說不可解者一也洪氏
隸釋所載諸碑皆後漢時人他經不復具論姑舉論語

數條鄉黨恂恂劉修碑作遜遜祝睦碑又以為遠遠有耻且格費氏碑以為且格鑽之彌堅嚴發碑以為鑄堅涅而不淄費鳳碑以為泥而不滓此等異字若在石經未立以前不知其何人傳授若在石經既立之後則後儒晚學仍未取正不可解者又其一也然猶曰漢去今遠沿及六朝范曄魏收姚思廉之徒皆生經學大明之日同文同軌較若黑白間引論語孟子往往與何晏集解趙岐章指之書不合或者行文取巧不必拘定原文然亦何苦必求異於前人而故驚俗眼不可解者又其一也吾友翟灝晴江氏窮經矻矻九變復貫以四書為

童而誦習之書窮巷掘門之士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刺
取一聖三賢之錯見於他書者數千百條爲四書考異
而欲以余爲警衆之丁寧徇路之木鐸過而請序余以
爲此非晴江氏之創例也我

皇上重刊經史命詞苑諸臣條其別見者作爲考異附
於諸卷之後嘉惠承學之士厚矣所以震聳而驚瞶者
至矣固陵毛奇齡撰仲氏易以異文標於每卦之後義
興任啟運與修三禮取淮南等書之異於月令者附見
本文之下開晴江氏之先者大有人也近奉

諭旨改麋角解爲麋角理解精確萬世遵循晴江氏應

運而興於經苑中旁見側出推波助瀾自隋王劭唐陸
德明而外未見有其匹矣余老嬾頽廢貧筭儉腹無以
益吾晴江也姑以注疏古本較今坊塾板行之本畧一
引伸可乎論語自何晏而後晉人解經往往與晏異趨
衛瓘讀必有忠信如邱者句而以焉字屬下句如焉知
來者之不如今也之例子所不者樂肇以不爲否屈孔
安國以齋必有明衣屬上爲一章以席不正不坐屬下
鄉人飲酒爲一章愚謂齋爲子之所慎應以齋必變食
二句合上爲一章食體而餽至末爲一章中庸素隱子
朱子據漢志改素爲索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邱徐邈

以八索爲八素素與索字相近其來已久華嶽之華讀胡化反何承天恐其驚俗則自晉宋以前人皆作如字讀也孟子有攸不爲臣古本爲作唯北人爲唯爲一音而義各別卽子朱子亦以不爲臣解之其誤不知始自何人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章指云萬子萬章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則章明係子字之訛史記云退而與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論疑問答則記之者必萬章之門人尊其師故不名也注疏爲頒行之書世所傳家塾之本又皆家弦戶誦錯出不齊如此二三年來載籍焚如而欲其無少牴牾此必不能之事晴江

此書之作得已哉大學古本子朱子據二程夫子之說
重分章句兼補其闕明儒羅汝芳歸有光及本朝李
文貞公皆不從其言其是非非一二言可了暇日與晴
江氏劇辨之

四書誅茅序

余治經垂四十年蓋嘗上下千古深惟諸儒用意之所存不但其時地確然可劃卽其淺深曲折之間默而尋之亦渙然各不相屬約觀其變大畧有三可悉而數也論語討源於王肅虞翻而何晏集其成在晉則衛瓘樂肇孫綽諸人爲大師學庸詮義於鄭康成而皇侃熊安生承其流戴顓之傳梁武帝之講疏又其專門也孟子經趙岐定其章指而又續注於劉熙綦母遂核其要兩端盡之名物而已矣訓故而已矣其高者以虛元標清言之旨其次者以敘述決章句之歸求其心性之微獨

有所契蓋歷千五百餘年而一聖三賢之精意榛芴於
支辭蔓說者嗚呼亦已久矣有宋中葉河南兩程夫子
出取學庸於戴記別孟子於儒家而後四子之書炳若
日月之照臨於下亘若雲漢之昭回於天譬諸闢草萊
夷荒穢伐山通道顯然導天下以大中至正之途則子
程子之功爲大子程子既沒高第弟子游定夫楊中立
喻子才諸人推衍其師說而終未暢暨乎南渡南軒沈
酣於集解東萊論說於麗澤象山詳辨於鹿洞西山陳
善於經筵道大昌矣而子朱子橫翔捷出於其間發羣
言之覆抉百氏之精搜釋融洽粹然聳聖德於三代之

表由其道則爲純儒戾其說則爲雜學譬諸掃秕糠豁
蒙翳廓清摧陷確然返人心於平康正直之極則子朱
子之功爲大子朱子旣沒勉齋揚其波雙峯沿其流語
溪助其瀾凌遲迄於近代一變而爲經疑再變而爲帖
括矜式管見之學揣摩徧於場屋蒙存淺達之書講論
喧於庠黌置一喙於聖賢道德之林空疏無據而欲躋
程朱而奪其席者徧宙合而皆是矣然則茅塞之說非
塞其心也是塞程朱之言也是塞孔曾孟之言也南海
李宅心先生閔然憂之沈潛反覆於或問精義其有合
也則疏通以證明之仰而思之而不得其解則旁引曲

喻以蘄得乎聖賢之旨而後已其致力專而用心苦當
吾世而有茅塞其心者乎讀宅心之書而有不豁然開
明者寡矣則雖謂宅心功不在朱子下可也余來粵中
開講舍於粵秀山下日以經學廸多士時時取宅心之
書以資誦說而宅心顧獨祈余一言以序其書宅心其
以余爲知言乎其以余爲不茅塞其心乎余固不得以
不能辭也遂書向之所得者以復於宅心宅心謂何如
也

韓氏經說序

說經者自孔子始於易曰說卦自言吾說夏禮繼此則孟軻氏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秦燔詩書易以下筮獨存故漢初有古五子之說漢武表章六經諸儒皆守其師說其說或數萬言或多至數十萬言許叔重撰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大小歐陽夏侯氏說韓詩說春秋說公羊說古廷說皆是物也匡說詩解人頤衡所說者齊詩也秦延君說堯典二字至二萬言說亦蔓矣於經無當也鄭康成師馬融於鄭志中恒引先師之說箋詩引公都子孟仲子之說於儀禮引

舊說注周禮引杜子春鄭司農鄭大夫之說所據者禮
器制度而已名物象數而已其爲說也較易至其注大
學中庸支離蒙晦幾不知心性爲何物逮有宋而河南
兩程夫子出人生而靜天之性則以爲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德產之致也精微而其說至數百言而不止新
安子朱子出宰我問鬼神之名反覆辨難而其理始明
故說經者人各異說斷以程朱而其說始定蕭山韓子
南有生於西河毛氏之鄉而性好說經不肯拾毛氏之
唾餘虛心玩索實事求是歲月積而其說至曼衍而不
可窮竟中庸言慎獨大學言誠意前聖所未發賈馬鄭

王所不能詮者也南有折中於程朱佐之以公孫龍之
奧衍馭之以莊周之汗漫卓然成一家之言是於經術
中特爲其難者也西河氏既沒度無可與是正者宿春
涉江乞余一序余何知哉知賈馬鄭王之得失而不能
辨濂洛關閩之淺深知名物象數之根歷而不能究天
人理欲之幾微一不得當恐貽天下通經學古之儒之
口實其有所疑亦還以質之南有而已序其作書之意
推其立說之原不啻齒牙不樹頤頰領此區區善於藏拙
之私心也